

今年五一,是疫情全面解封后的第一个小长假,大家都想着出去转转,我却不想凑热闹。

小妹来电话说:“哥,去附近转转吧。”我问:“去哪里?”小妹说:“去泔河公园转转吧。”“那有啥转的,原来去机场上班,经常路过泔河,那里垃圾成山、污水横流、两岸荒草丛生……”我不屑地说:“现在可不一样了,你去了就知道了……”小妹清脆而坚定地回答道。

我半信半疑地和妻子乘地铁6号线与大妹、小妹在西北工业大学站会合,再换乘5号线,在文教园站出地铁站,走了约莫七八分钟便到了泔河边上。

目之所及,果不其然。

一

清澈的泔河水缓缓地流淌着,水面上不时有野生鸟儿扑棱棱扇着翅膀。滩面上金凤凰、卡罗拉、大花月季、丰花月季、藤本月季等各色花儿成片成片地开着,一对看上去80多岁的老夫妻蹲在花丛中,正忙着相互拍照;岸边茂密的树林与茸茸的草坪相互交织、满目苍翠,晨练者沿着岸边的红色小道奔跑着,游客有的在草坪上跳舞、打球、吼着秦腔,有的在地上架起了小帐篷,支起了小火炉,一家人惬意地享受着美味,孩子们欢声笑语在四周尽情玩耍……看着眼前的一切,我不禁在心中赞叹,泔河的密林绿地成了城里人的逍遥之地。

眼前这意想不到的改变,不由得让我拨通了朋友的电话,我问:“这泔河咋变化这么大?”朋友在泔河新城上班,他笑呵呵地说:“你算问对人了。2014年,西咸新区全面建设启动后,泔河综合治理提上日程。政府对垃圾、污水进行了综合治理,以‘柔性治水、生态治河’为理念,保留河道内的自然形态和原有生态湿地景观地貌,‘随弯就弯’,力求达到‘虽有人做,宛自天成’的效果。现在,泔河的水质已连续保持在地表水二类,泔河内的鱼类也越来越多……”

一座城市的幸福指数,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居民是否能够畅快呼吸,高楼大厦间是否有干净的河水和养眼的绿意。

不出城就享生态之美,居闹市乐花香之怡。对于泔河两岸和西安人而言,这舒适又方便的生活像是做梦一般。

泔河,成了生态河。



昆明池·七夕公园



“诗经里”小镇

宋词草木知秋意

□ 缪贞谊



一窗秋影,半壁图书。品读一阙宋词,邂逅一棵草木,让心灵沉浸在漫时光里。“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柳永)“落了丹枫残了菊,秋色苦无多”(赵长脚),衰杨、古柳,丹枫、残菊,这些经秋后的草木,在词人笔下,散发出一抹抹或浓或淡的“愁”味儿。

最早知秋,或许算是梧桐了。“梧桐叶上秋萧瑟”(韩元吉)、“秋声乍起梧桐落”(朱淑真),梧桐踪影,俯拾皆是。王象晋在《群芳谱》中写道:“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是否窥证了文人骚客对“梧桐秋声”的默许?不论一枕风夜还是一履风霜,只要有梧桐树色,秋的寂寥与凄美,就显得格外清晰。且读且听,“碧纱秋月,梧桐夜雨,几回无寐”(晏殊)、“凉生秋早,正梧桐院落,风清月白”(吴儆),澄滤了喧嚣的多少苦思与悲情。倘若时光拨回到秦汉,那时梧桐可是社稷的祥瑞,而且沾染着“凤栖梧桐”的神秘色彩,这本充满暖原色的端庄浪漫,为何到了宋代却如此衰落,其间寓意衍变,犹如人情迭嬗,让人百思不解。

如果说,梧叶把秋气“落”得凄婉悱恻,那么芭蕉则“扇”起另一股秋怨。芭蕉又名扇仙、绿天、天竺,自古即是园林营造不可或缺的植物,一隅“蕉窗听雨”,埋藏着一缕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尘缘。据史料记载,建炎四年(1130年),李清照南下避乱,暂居温州,在寓所卧听芭蕉雨,不经意写下“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霖”词句,居然成了千古吟唱。无独有偶,吴文英晚年羁旅他乡,逢秋独酌,目睹漏窗蕉雨,想起丁基仲夫妇“琴瑟之好”的情景,一番对照一声叹息:“客愁重,时听蕉寒雨碎,泪凉惊钟。”呵,好一个“蕉寒雨碎”,“碎”了秋昏寒意,也“碎”了心头枪楚,虽是廉纤小雨,却足以润湿一窗风流旖旎、情愫缱绻的蕉绿。

蛰伏于宋词里的草木,除了萧疏之貌,也不乏飘摇之态,比如生长在寒汀烟渚的“荻芦”就属后者。今人考阅《诗经》《楚辞》中的“蒹葭”“葭莩”,认为“蒹”“葭”“葭”即为“荻”“蒹”(禾本科芒属),“葭”即为“芦”“苇”(禾本科芦苇属)。每至秋天,荻芦花序成熟发白,一阵西风吹过,枝摇曳花飞,簌簌似雪。或许睹物怀远,或许喟叹身世,久违的漂泊感涌上词人心头:“漠漠荻花胜雪,拟寻静岸略移舟”(仇远)、“芦花新雪撩乱。何处渔舟起孤篷”(黎廷瑞)。噫,临江而咏,飞花之惊,终不过一苇可航矣。

与“芦荻”相似,“蓬萍”意象亦复如此。“蓬”是藜科陆生植物,也叫碱蓬、盐地碱蓬,入秋后渐次折断萎悴,近根处的枯茎遇风旋转,仿若驰骋沙场的车轱辘,故有“飞蓬”“飘蓬”“孤蓬”别称。“萍”本作“苹”,《尔雅》释:“苹,萍,其大者蘋”,《说文》亦释:“苹,萍也,无根浮水而生者”。断梗飞蓬、萍踪靡定的宋词景象,大多是词人秋思愁苦、韶华逝去的真实写照,从朱敦儒“叹年光催老,身世飘蓬”,到刘一止“聚散难常空怅望,萍梗飘流踪迹”,再到曹勋“萍蓬飘转,晚景俱头白”,百般无奈,一览无余。

此外,宋词笺页还散落着张商英“烂银破壳玻璃明”的银杏,贺铸“红衣脱尽芳心苦”的枯荷,林林总总的植物,共同构成了一幅秋色斑斓的画卷。掩卷沉思,秋风过耳。芸窗外,一草一木,忽而摇曳,忽而止歇。动静间,它们是是否卜筮到自己在宋词里的前世今生呢?

泔河蝶变

□ 廉涛

二

提起泔河,家住西安、在咸阳机场上班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李先生说:“过去去机场上班,过了泔河感觉才走了一半,现在感觉过了泔河就到了。除了桥多了,路好了,多种交通工具便利了,更重要的是西安咸阳连成了一片,泔河、渭河的绿色养眼,让人不知不觉就到机场了……”李先生不只是嘴上赞美泔河好,早在5年前,他和家人就在泔河边上买了房子,同事们相信李先生的眼光,都纷纷在泔河边上置了业。转眼,这里的房价已翻了近一倍,说起这些,李先生有些小得意。

泔河生态的改变,让人们由过去的背水而居,转变为向水发展,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泔河经济带焕发出奕奕神采,泔河沿线正成为新的产业优势聚集区。

今年6月1日,在西咸新区规划馆、城市会客厅,讲解员自豪地向“春泔十里、多彩西咸”采风团的作家们介绍西咸人的梦想:“泔河在西咸新区境内长达26.6公里,沿线有太平遗址、丰京遗址、镐京遗址、阿房宫遗址、建章宫遗址、沙河古桥遗址等12处重点历史遗存,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西咸人提出建设‘十里泔河文旅带’的构想,西咸新区以泔河全段为主轴,以南起昆明池、北至泔河三号橡胶坝约10公里的文旅项目聚集区为核心段,辐射泔河新城、泔西新城和能源经贸区,正在对泔河沿线的华侨城欢乐谷、丝路欢乐世界、昆明池、‘诗经里’等40多个文旅资源和项目进行整合提升……”

现在,这里已拥有1个高铁站,3条地铁线,1条智轨,近20条景区公交线路。随着西咸一体化的加快建设,“十里泔河文旅带”已成为充满活力、常住人口快速聚集、多重产业加速布局的城市新区。陕西文化艺术博物馆、陕西文学馆等文旅项目正加速推进,文旅演艺集群、民俗酒店集群、博物馆集群、体育运动集群、研学体验集群、露营地集群和夜间休闲娱乐

集群等正加快形成。一日游、二日游、主题游,全要素旅游服务体验与多业态旅游产品竞相推出,多元消费体验的沉浸式、融合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已初具规模。

泔河,曾是《诗经》的孕育、诞生之地。今天,在“诗经里”,以泔水生态环境为依托,以文化创新为引领,以诗经主题文化为核心的独具特色的诗意小镇,已成为泔河的一张亮丽名片。《诗经》所体现的风物、民俗、音乐、人物等元素,在这里转化为国风广场、鹿鸣食街、关雎广场、小雅书社等一系列与《诗经》相对应、相融合的建筑、景观,还衍生出沐手抄诗、簪花祈福、礼乐和鸣、曲水流觞、月夜放灯等五大诗意生活方式,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诗经文化和度假休闲相结合的风雅生活体验场所。

泔河,成了发展河。

三

昆明池,为当年汉武帝训练水师而建,唐玄宗年间池水逐渐干涸。作为昆明池的重要水源池,泔河生态和水质的极大改善,无疑为昆明池恢复其历史风貌提供了重要保障。

昆明池·七夕公园位于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修建于汉唐昆明池旧址上,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的桥梁。

一个秋日的周末,我在昆明池遇见了一群画着“梅花妆”、身着唐装的窈窕淑女,正手持纸扇婀娜多姿地聚在湖中心的连廊上诵读着唐诗,这我不禁想到了以“梅花妆”获得当时

女性效仿的一代奇女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因获罪于武则天,被赐鲸刑,为了掩盖额上的鲸刑印记,上官婉儿就在印记上画了朵梅花,宛如在额间盛开了朵娇艳的奇花。上官婉儿没想到的是,一时间,这种极富创意的“梅花妆”成了宫廷以及民间最时髦的装扮,引领了大唐女性的时尚风潮,甚至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仍能在大街上,在各类游园活动中,在各类时尚舞台,在影视剧中看到这种凸显女性之美的靓丽装扮。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雍容开放的大唐为女性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存空间,使女性有机会在历史的舞台与男性一较高下,大放异彩,形成唐朝独特的人文风貌。

公元709年初,一场赛诗会为昆明池增添了不少热闹,在唐中宗的号召下,群臣上百人应制赋诗,参加了这场赛诗会,上官婉儿正是这场赛诗会的裁判员。在唐朝这个以文取仕的朝代,要想在诗坛上获得认可并非易事。“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馀”“水中看树影,风里听松声”“遥看电跃龙为马,回瞩羸原玉作田”“隐隐骊山云外耸,迢迢御帐日边开”,上官婉儿以对诗歌的独特视野、立意和表达,表现出

与宫廷诗截然不同的清丽文风,直接影响了当时社会上层的诗歌创作,对唐诗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上官婉儿辅佐武则天、唐中宗的三十多年间,她掌管和起草皇帝的各项诏令,批阅百司奏章、参决军国大事,开启了“两朝专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响”的传奇人生。

如今,从昆明池向北30多公里,位于空港新城的上官婉儿墓,依然能让人触摸到消散于历史中的一卷大唐风华,感悟沉淀在我们血脉中的多姿文明,让人们更真实地了解这个中国古代史上风华绝代的女子,也让我们透过她的一生去窥见那个斑斓多彩的大唐时代。

昆明池·七夕公园的建设,不仅对西安水系治理、涵养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传承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市民和游客观光旅游、休闲娱乐带来了福音,也为昆明池周边村民带来了实惠。保洁员小杨就住在昆明池边上,是村上有名的贫困户。昆明池·七夕公园建设时,在政府的关照下,他一直在工地上打零工,昆明池·七夕公园建成后,他成了保洁员,小杨对这份工作极为珍惜,每天都将自己负责的区域打扫得一尘不染、干干净净。他说:“家里有人在昆明池做保安的,有当讲解员的,工作环境美,收入稳定,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了。”泔河,成了幸福河。

站在泔河东边第一玻璃栈道上,俯瞰泔河缓缓汇入渭河,这条古老的河流正成为大西安老百姓的生态河、发展河、幸福河,在新时代焕发出夺目光彩。



上官婉儿制诰图(局部) 黄丽燕作

夕光湖里的鸳鸯

□ 郭宗忠

鸳鸯妈妈带着的18只小鸳鸯,转眼长大了。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的日子越来越少,它们已学会了独自觅食,也学会了独立生活,包括也学会了飞行的本领。一部分鸳鸯通过小河,游到了另外的湖中,一部分鸳鸯飞到了远处的湖中,剩下的暂时留在了夕光湖里。随着这些长大的孩子们的分散,小鸳鸯们也结束了自己的童年时日。从此,它们要独自去鸟儿的世界里闯荡,面对一切、承受一切,去迎接自己的新生活。

湖边留下来的半大小子一样的鸳鸯也开始起得很早,在天刚刚亮时,就已经在湖边称之为桑林苇岸的桑树下捡拾桑葚。从五月初到夏至,日子过去了一个半月之久,桑葚还是挂满了枝条。起初是妈妈带着它们找寻桑葚,它们只顾贪玩,要等妈妈发现了落在地上的桑葚呼唤它们前来吃时,才聚拢过来,吃不了几个,又会到处乱跑。鸳鸯妈妈会随时喊回那些跑得远的小鸳鸯,怕走得太远会有什么闪失。小鸳鸯们打打闹闹,也有的做着孩子们的游戏一样,十几个绒球似的小鸳鸯,叽叽喳喳,走到哪里都新奇,看看什么也新奇,也不知它们在说什么,在新绿的草地上时隐时现。你要是想数一数它们的数量,除了鸳鸯妈妈带着它们从水中上路,排成一队路过桑树下的小广场时能数得清,一旦进入草地中时,数一遍一个数字,怎么也数不清。但是,鸳鸯妈妈仅凭小鸳鸯的脚步声和叫声,就知道那些小鸳鸯在哪里,哪几只要掉队了,哪些又要跑远了,哪几只是最调皮的。

鸳鸯妈妈摸得清每个孩子的脾性,性格温和的、脾气暴躁的,还有身体强壮的、身体瘦弱的。它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它的全部,鸳鸯妈妈的细心和关注里,能感受到的是一个母亲对孩子们倾注的全部爱意。

看着鸳鸯们在桑林下的草地上,一方桑林苇岸有了生机与活力。它们一家人无忧无虑、相亲相爱,没有对未来的勾画,似乎童年时光会延长一辈子,延长到永远,兄弟姐妹永远这样不分开,生命的美好都在这安静、祥和、幸福中隐藏。小小的鸟儿的世界其乐融融,它们还感受不到鸳鸯妈妈对即将来临的分别的伤怀。

如今,那些长大的鸳鸯们已天各一方,夕光湖成了它们梦中的景象。那些日出日落,那些彩霞虹霓,那些打破夕光湖平静的雨滴,都成为梦寐一生的往事。

小河里的黄花苕菜,随着朝阳的初升一朵朵打开了它们的花朵。河对岸的白茅散开的白色花束,还在沸沸扬扬。一群灰椋鸟欢叫着落入桑树林中,它们一起分享桑葚,也一起享受每一天的晨光。

一对绿头野鸭飞过我读书的玉桌上空,快抵近夕光湖的湖面时,放下了飞机降落架一样的脚蹼,脚蹼划水,野鸭轻盈地落在了湖面上。几只小鸳鸯快速扎进水中,去捕捉小鱼小虾。然后等半天,才看到它们从远处的湖水里钻出来。四周看看,安然无恙,然后又钻入水中。这样钻来钻去,你并不知道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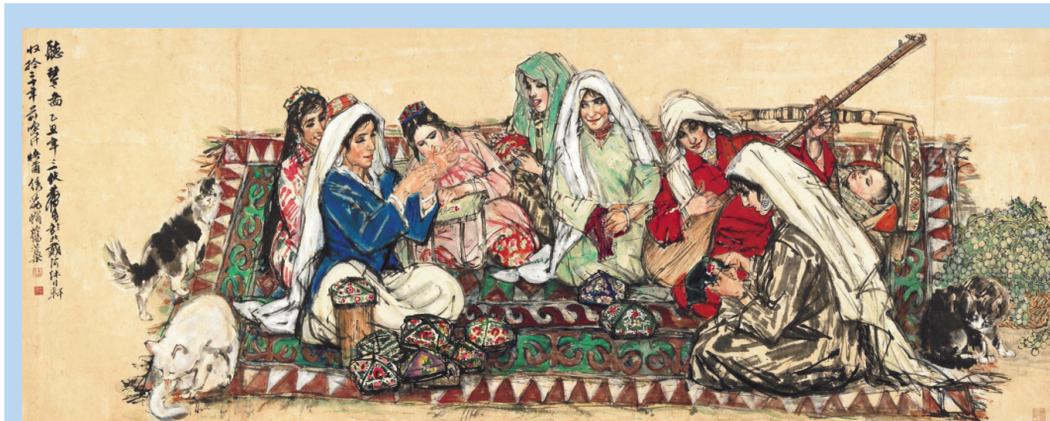


有几只鸳鸯。

在鹅鹅探出头来的苕菜边上,新孵出的一队小鸳鸯跟在妈妈身后游泳,领头的妈妈划出的小小的波纹,为小鸳鸯们铺出了轻柔而缓慢的一条水路。一会儿,它们游到了岸边,妈妈上了岸边的石头上,小鸳鸯也学着妈妈上岸时扇动着并不管用的翅膀,一个个小鸳鸯无论多么艰难也挣扎着连滚带爬地到了石头上,这几乎是它们第一次来到岸边。鸳鸯妈妈也开始把它们带进了桑树林,让它们在这里学会寻找桑葚,学着捕捉草地上的小虫。

湖畔的阳光菊到了绽放的日子,长大了的鸳鸯独自在桑树下觅食,抬头看看走过的游人,发现没有危险,又开始忙自己的事了。又一队鸳鸯妈妈带着孩子们来了,它们紧跟在妈妈身后。小鸳鸯咻咻咻的叫声,在光与影中弹跳着美妙的时光。

夏天晨光里的风那样柔和与清爽,我斟上一杯福鼎白茶,茶盏上画着南方竹林和茅屋以及山水风景。那武夷山的茶和玉泉泉水,一南一北,都在这茶香里氤氲着,久久在心中回味,那是日子的漫长……



听琴图

黄胄作

新天